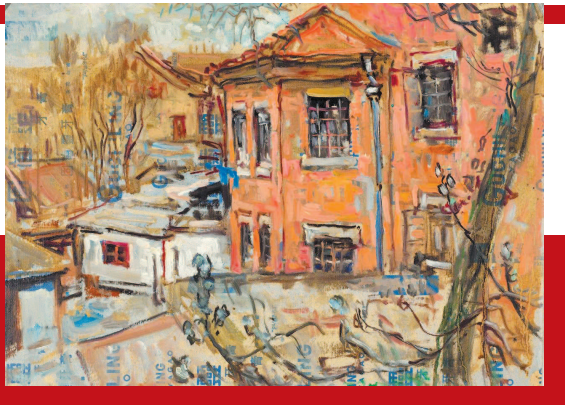




身在城市 笔有“山水”

◆ 徐佳和



城市充满了深情,上海有国际大都市的灯火璀璨繁华盛景,也有青砖上的厚重记忆,还有鲜活的市井生活,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丰富性刺激了艺术家的创作。作家用文字,画家用色彩,描绘城市风景是一种广义上的集体自觉性。艺术家每一笔画的都是欣赏,都是赋予情感之物。他们都与传统绘画中的寄情山水真正有了精神上的相通,这样的图景,不仅再现城市的肌理面貌,更深入挖掘城市的文化积淀和历史的痕迹。艺术家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描绘来反思和表达,从中体味到社会发展中的人文价值、生态平衡、历史保护等议题。

每当深夜,我开车从高架桥上驰过,眼前灰色的道路如流水奔向远方,沿途点点的灯光渐次隐匿,高楼的天际线在不远处的暗夜中起伏不定,似远山似森林,我心中忽有所动:这不恰似一幅现代都市版的《富春山居图》吗?“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如是说。

身边熟悉的一草一木,一城一景,是画家最初的创作对象,寂静的山野、清旷的湖水、孤影随波的扁舟、空无一人的草亭就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描绘主体,但山水画并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客观再现,它是画家情感和理智跟自然景观撞击而产生的火花,比自然景观更绚丽、更诱人,更具震撼力。当自然景观随时代变幻,高楼替代了峭壁险峻,车流替代了瀑布喷泻,艺术家同样将眼睛捕获的城市景观,收纳于纸上的一笔一墨,绘就现代城市的山水风景。对城市建筑的表现,正在成为现代上海画家的自觉,是画家全方位对现代生活的观照与观察,在这里,“山水”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题材。

其实,城市与“山水”之间是矛盾的,城市繁华,而山水远逸,但山水是传统中国画家眼中的美景心中的向往,山水画创造的意境不光是优美的景色、山川的风光,更多的是画家理想境界的追求,是超脱于烦琐与庸俗社会的心灵居所。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熟悉的城市,也是画家心中的精神家园。

老一辈已故画家任微音,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画了大量的上海城市风景,宝庆路、长乐路、漕河泾,复兴公园、莘庄民居、上海北郊不知名的小巷,都在他的笔下有了灵性,他将传统中国画中“水和墨”的关系成功转换为油画中“油和

彩”的关系,用线条与细腻、老辣的小笔触组成了富有中国画气韵的画面,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和情感。

前不久故去的艺术家余友涵被认为是上海当代抽象艺术的领军人物,他以“圆”系列的抽象绘画为人所知,事实上,他的创作生涯早期的风景写生作品中,也能看到不少描绘上海城市景观的画作。余友涵曾经说过:“如果你研究我创作的一些风景画,你会发现它们是真正的抽象画。”2022年,南京金鹰美术馆举办的余友涵个展“永恒与多变”,其中就涵盖了其早年的风景作品,包括《武康大楼》《泰安路 1984-9》《外白渡桥北 1984-23》等具有代表性的上海街景。这些历史建筑与街道如今已成为来上海旅游者的必到景点,余友涵的画作为上海的城市历史提供了那一刻的定格。

在当代艺术家中,以上海街头景观为创作主体的早已大有人在,

已故装置艺术家陈箴的社会调查系列计划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将焦点指向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品《社会调查——上海 I》从城市的天际线切入日常生活,艺术家用一组历史性的建筑摄影,展示了上海建筑的发展史。

青年艺术家用各自的感知描绘那些自他们降临人世就已经伫立在那里的城市风景,它们如基因,牢牢沁入了身体。这些现代城市风景,与陪伴老一辈艺术家的风景,有着巨大的差别。洪健的家就在复兴路上,日日与伫立街头的历史建筑如老友般打照面,他的作品《拂晓·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选用了沉静格调的色彩,运用传统工笔技法表现出斑驳的墙体,勾勒出上海百年历史中富有地方风格、时代特色和人文印记的建筑群面貌,当传统水墨程式与当代审美视角熔于一炉时,无疑大大拓展了当代中国画审

美的表现张力。李承泽《川流不息》中所绘的陆家嘴金融中心象征建筑与金融业追求的数学的精确秩序,如模块化的电路板般高效传递信息;田田的作品《向绿而行》以传统钢铁制造业为切入点,燕泳伽《上海体育公园一隅》的触点是艺术家的童年回忆。

青年艺术家与老一辈艺术家一样,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所生活的

如果你喜欢甄子丹或许会喜欢《误判》

◆ 孙佳音



结果被判入狱23年,之后上诉,看似铁证如山,最终成功翻案。影片在开篇和结尾,两次用字幕向观众强调“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足见其在重演案件的同时,探讨“正义是否真的能虽然迟到但不缺席”的愿望。

不过,律政终究只是《误判》的一张皮,电影真正着墨的是霍子豪如何用拳头保护真相。全片开篇便是一场在大楼废墟中的动作枪战戏,当时尚为警察的霍子豪,持枪与防爆盾牌以一敌多,既展现了枪法的精准,更让观众看到了他灵敏而迅速的现场反应能力。而后在一系列打斗戏中,年过六十岁的甄子丹一边感慨自己老了打不动了,一边通过天台、停车场、街巷等不同场地的打斗,展现他作为一个武打演员和一个动作片导演在动作呈现上、结构设计上的追求和进步。尤其是全片末尾处的地铁打斗戏,甄子豪单枪匹马,在逼仄的车厢里对抗一群敌人,最后与身形魁梧的反派喻亢来了一场拳拳到肉的生死较量。有观众赞叹说,这场动作大战,“让人想到17年前《导火线》里甄子丹和邹兆龙的那场对决,同样的生猛、狠辣、残暴,甄子丹用他擅长的MMA再次打出新高度——两段打戏的动作精彩程度不相伯仲,但《误判》场景升级,动作也有了更多设计,从手枪到利刃到肉搏,再到最后用皮鞋盖怪腔猛抽,真真过足打戏的瘾!”难怪影片12月8日开启全国点映起,单日票房便一路走高,12月23日还未正式上映的《误判》已经攀上了排片占比、上座率和单日票房的第一名。

不过,“律政版叶问”或许很难追上《叶问4:完结篇》5年前创下的11.81亿元的票房成绩。毕竟,“叶问”真的老了。毕竟,港产动作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最后的告别》向我们展示——

电影属于每个追梦的普通人

◆ 赵玥



对生活的感知与对苦难的理解,成了影片情感和叙事的动力源泉。

在短视频平台风靡的今天,许多人误以为拍电影变得轻松。几分钟的内容、几个爆点、一个反转,似乎就能抓住观众的眼球。但电影创作远非如此。张中臣深知这一点,他的“逆袭”并非一蹴而就。当保安不过是走进艺术院校旁听的捷径,他从未停止追求艺术脚步,上完夜班,他就换下保安服,步入课堂,学习电影的语言与技巧,甚至在自己在监控室的工作经历中汲取灵感,把这一切转化为影片的艺术表达。

尽管《最后的告别》还有些生硬与粗糙的地方,但其诚意与真挚是显而易见的。张中臣从一个“外人”成功进入电影圈,从他的形象变化到他对电影的执着,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对艺术的追求,更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张中臣的故事,映射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对梦想的包容与尊重,也是对多元人才的认可。

张中臣的电影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缩影,更是文化产业日益包容“草根”力量的见证。通过这部电影,张中臣向我们展示了:电影不仅属于少数“精英”,它也属于每一个怀揣梦想并勇于追求的人。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电影艺术来表达自我、实现梦想。而这一点,正是《最后的告别》在艺术价值之外更大的社会意义。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也是实现梦想的舞台。总有一些故事,令我们感叹命运的巧妙安排。张中臣,这个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当保安的普通人,凭借自己首部长片《最后的告别》,不仅成功跻身导演行列,还斩获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竞赛最佳剧情长片及最佳导演两项大奖。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电影语言的探索,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影坛对非主流声音和新兴创作力量的包容与接纳。

正在“冷映”的《最后的告别》,即便在京沪的电影院,排片也是岌岌可危。它并非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也没有试图以社会议题炒热自己。生活中的苦难并未在影片中喧

嚣四起,影片用简洁的叙事风格和几乎没有台词的构图,构造一种既沉默又充满张力的氛围。故事的主角方圆,一个先天的聋人,由张中臣在北影保安队的前同事王耀德饰演,影片讲述了他的家庭三代人聚合离散的故事。在河南乡村的风景中,观众能感受到镜头下情感的流动与生命的搏动。

许多人认为,电影艺术通常需要深厚的背景、资源与平台,而普通工薪阶层的人似乎与电影世界无缘。然而,张中臣打破了这一壁垒。他的逆袭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挑战。《最后的告别》是他从身边提炼出的情感和生命体验,这种“草根”视角,他